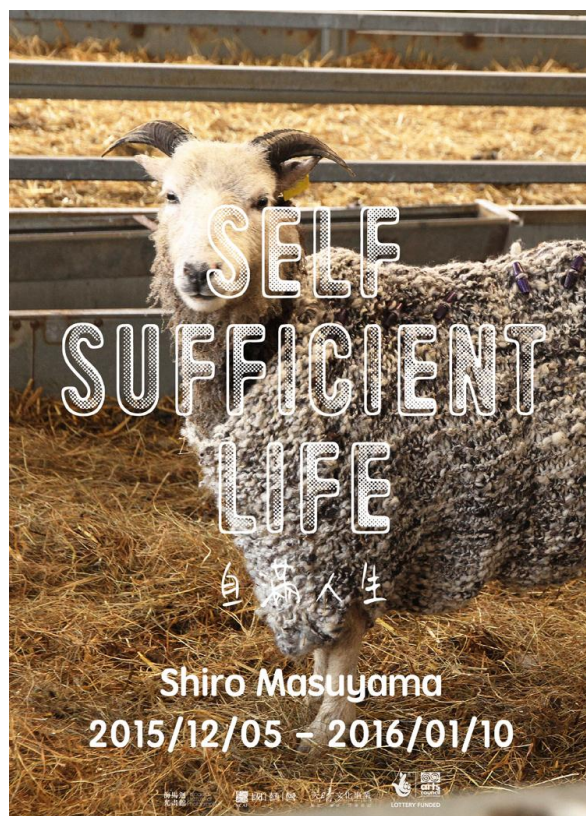


【Self-sufficient Life 增山士郎個展／展覽簡介與作品圖說】



增山士郎此系列作品是以畜牧業作為參照點，前往愛爾蘭(2012)、秘魯(2014)與蒙古(2015)，學習傳統的編繩與紡織技術，分別為當地的綿羊、羊駝與雙峰駱駝以手工製作一件衣物，並以動物的肖像照與錄像來呈現製作過程與具體情況。

《為一隻被我剃了毛的羊編織一件羊毛衫》此件作品，製作於紡織工業已沒落的愛爾蘭，增山士郎號招了一群懂得傳統紡紗與針織的農民，重現愛爾蘭鄉村的傳統紡織技術。而在《為一隻被我剃了毛的羊駝編織一件圍巾》作品中，增山造訪秘魯的羊駝養殖與羊毛加工的人家，並與他們一同居住於高海拔的偏鄉體驗自給自足的生活。此系列最後一件作品《為一隻被我剃了毛的駱駝做一副鞍座》增山於 2015 年前往蒙古，與放牧駱駝的人家一同實踐他們的遊牧生活。

《Self-sufficient Life》系列的作品是以協作的方式進行，並具體呈現各個地方的特定媒材、知識與在地居民的能量。充滿增山特有的幽默，引發我們對真實的探究並點出政治問題。整個系列都在強調不同於消費主義背景下的土地、動物、人們、文化、生產與產物之間的連結，尤其是最後的作品，藝術家裝上鞍座得以騎乘駱駝。增山援引了 2011 年福島核災，對日本社會甚至是未來全球能源態勢的衝擊與影響，均明顯地轉變了自身的前景並催化其創作核心議題-自足。



為一隻被我剃了毛的羊編織一件羊毛衫

愛爾蘭，2012年4月，紀錄影片：29分鐘

在愛爾蘭鄉間旅行時，我們經常見到田間有很多綿羊，但卻很難看到處理羊毛的工廠。我的創作計畫首先在斯萊戈的一處農場，挑選一隻羊並幫牠理毛，然後在紡紗職人的協助下，運用傳統技術手工製作一件毛衣，再讓原本的羊穿上以牠的毛織出的毛衣。



為一隻被我剃了毛的羊駝編織一件圍巾

普諾，秘魯，2014年1月，紀錄影片：45分鐘

2014年，我到秘魯去執行「Self-sufficient Life」系列的第二個創作，繼2012年創作的《為一隻被我剃了毛的羊編織一件羊毛衫》之後，為了表現出羊駝與羊之間頸部長度的視覺差異，我只用羊駝頸部的毛織成一件圍巾並幫牠戴上。過程中，我與當地的遊牧民族居住在海拔4900公尺高的山區。在這樣的偏鄉，他們沒有公路、沒有汽車、沒有手機訊號、沒有網路、沒有電與自來水等現代化的基礎設施，如同祖先般世世代代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。因此，我做了圍巾。



為一隻被我剃了毛的駱駝做一副鞍座

維廉可汗盟以及吐夫盟，蒙古，2015年6月，紀錄影片：45分鐘

我決定以蒙古的雙峰駱駝作為此系列的最後一項創作。在蒙古，駱駝主要用於交通運輸，所以我以駱駝的毛做了一副鞍座。為了這個計劃，我造訪蒙古當地的游牧民族，他們教導我修剪與編繩的技術，當我們裝上駱駝自己的毛做成的鞍座之後，我終於能與動物進行一趟遊歷。經過這趟旅程，我與駱駝有了真正的交流。



藝術家為了更好的效果，紀錄影片改以投影方式呈現，並在策展人推薦下使用傳統長板凳，整合展出現場的氣氛。





12月5日座談會，與談人邱俊達(右圖)以2013年的聯展著手進行討論增山士郎的歷年作品，與其常以局外者角度檢視所處環境隱藏的政治面向。



藝術家於2013年將自製的核三廠貼紙，張貼在台南各處的變電箱上，此次檢視發現清除不全的狀態。